

金剛經

《般若》(Prajñāpāramitā) 一系列經典，《金剛經》(Vajracchedikā) 雖列為釋迦於第九會中所說，但其成立卻實比其他般若經典為早，一般看法，將之視為小乘向大乘過渡的重要經典。

釋迦說法，目的是為眾生指示解脫的法門。求解脫即是從此脫離輪迴，不再參與生死流轉。要達到這個目的，必須擺脫眾生的劣根性——執着。

所謂執着，即是堅持著一個概念，牢牢不放。例如「自我」(ātman)，一切有情無不以自我為中心，由此出發，去判別事物的是非利害。

執着有兩種，一為我執 (pudgalātma-grāha)，一為法執 (dharmātma-grāha)。

從狹義而言，我執即是對自我的執着，人於生前執五蘊身為自我，即於死後，亦執着靈魂、神我、梵我等為自我，此即我執。

若從廣義而言，則對一切有形或無形的事物，在概念上均加以堅持，那亦可視為我執。例如認為有造物主，那便是執着於一無形事物的概念。

至於法執，一般指對哲理、原則等概念的堅持。外道（即非佛家）的哲理原則固然不應堅持，即使是佛家所說的哲理原則，倘若堅持其概念，亦同樣犯錯。為甚麼呢？釋迦舉過一個很精闢的例子，如人乘木筏渡河，既渡至彼岸，便應將木筏捨棄，不應背着木筏來繼續上路。釋迦所說的一切法門，其作用無非等於木筏，令眾生得藉此解脫，是故若執着於法，便即是捨本逐末，只知欣賞木筏，卻可能因此忘記了渡生死海至解脫岸的目的。

釋迦的小乘弟子，對於我執都有不同程度的證悟，雖然有故事說，有阿羅漢由滅盡定中起時，猶驚呼：「我在那裏」；足知其我執尚在，但實際上說「我」並不一定代表執着自我，說此阿羅漢有我執，未必沒有討論的餘地。

然而對於法執，卻是小乘弟子的通病。他們聽釋迦說法多年，說四諦、說十二因緣，一切都說得很有道理，而且這些法門的止觀修習（如「四諦十六行相」等）的確能令他們有所證悟，如今忽然說，對這些法門不應執着，那就未免令他們驚訝。

所以大乘經典開展，釋迦首先便須向小乘弟子說法，如何斷此二執，其中尤重如何斷除法執。

因為我執可以引起煩惱，法執即是積累一大堆概念，是故亦說由二執可生兩種障阻，妨礙解脫，是即煩惱障與所知障。斷除二執，便即是斷除二障。

用甚麼來斷除二障呢？其法門即是般若。般若意為智慧，但卻只指「出世間」的智慧。由般若智瞭解一切法的本體皆空（無自性，niḥsvabhāva），因空即不產生執着，所以大乘初期傳播的經典，即先說般若法門。

《金剛經》亦說般若，但他的目的卻不僅限於此，而是正說用般若如何除二障，由是針對小乘行人的執着心態。經題標為「能斷金剛」，即是說此經的功能在於「能斷」人我法我兩種執着。亦即煩惱、所知二障。

大乘斷二障說法，實令小乘行人驚怖。為甚麼連釋迦所說的法都不應執着呢？為甚麼連成佛這個概念都不能堅持呢？如是種種疑問，都應該向小乘行人解釋，本經即負起這種釋疑的任務。讀《金剛經》必須先瞭解這點，然後才能領會經旨。

附錄唐義淨異譯的羅時憲先生科判，便是循著「釋疑」的脈絡，來詮釋本經法義，這是彌勒瑜伽行派（Yogācāra）解釋《金剛經》的傳統，自印度世親論師（Vasubandhu）以來，直至今日，都用這觀點釋經。即是說，瑜伽行派認為，釋迦是循著須菩提（妙生，Subhūti）的思路來說法，層層破解他心中的疑問。也可以說，是層層破解小乘行人的疑問。讀者可參考科判，再讀義淨的異譯，便能體會及此意旨。

但本經「導讀」，則是沿用中觀家的說法。中觀家不循「釋疑」的脈絡來理解本經，原因是不想將本經局限於為小乘行人釋疑。譬如有人學佛，並不先由小乘入道，那麼，就未必有須菩提的種種心態。倒不如正說「緣起性空」，並由此破大小乘行人以至一般人都有的人法二種執着。這樣一來，涵蓋面便廣了一些，而且似乎也比較跟現代人對機。

有意研讀《金剛經》的人，不妨兼容並蓄，先理解中觀宗的觀點，然後才循瑜伽行派的脈絡，將經文再消化一次。二者兼賅，則定能收融會貫通之效。

西元一九九三年歲次癸酉初版序

西元一九九八年歲次戊寅四月穀旦台灣版序

西元二千又四年歲次甲申六月修訂版序